

【張文亮教授專訪—帶著使命的教育實踐家】

推開大門，映入眼簾的是層架的書籍及木質的桌椅，明亮的採光、寬敞的空間，伴著外頭傳來此起彼落的蟬鳴聲，清幽、舒適的氛圍不言而喻，裡頭除了書香，更有咖啡香，彷彿進入到微型圖書館，亦或是文青咖啡廳。張文亮教授帶著爽朗的笑容，領著我們進入他精彩的斜槓人生。

1989年暑假，已在美國工作的張文亮教授，受臺大的邀請回臺任教，然而，當時的張教授雖以成為一名老師為夢想，但他認為這個夢已醒，但因著師母的鼓勵：「成為一個老師應該是你的使命，回去了就會知道使命與夢想的差別」，便帶著使命回臺任教，正式開啟張文亮教授對教育的使命感。即使於任教的過程中，遇到了不少的「挑戰」，我們以為所謂的「挑戰」是打擊老師對教育與傳授知識的信念，其實不然，那些「挑戰」是為政治目的、利益誘惑等，但這些都不是張教授的使命，因此全都予以婉拒，張教授只願做個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與教育家，而學生是他最好的財富，而他則是學生的第二個爸爸，更是捍衛整著中華民國社會良心的最後一道陣線。

談及系上發展最大的轉變，張文亮教授認為王如意教授擔任系主任時期，開始規定新聘教師必須擁有博士學位，這樣的堅持是對系上未來發展最大且最好的轉捩點，一直影響至今。張教授很肯定地說道，王如意教授為生工系這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一位老師之一。張教授回想在系上任教時，從農工轉型為生工初期，生物及化學的比重加深，尤其是生物，因此「生態工程」便成為了系上的特色，而張教授一進系上即開始教授生物課程，擔任了第一位開授「生態工程」的老師，每年修課學生眾多且來自各系，並且開啟生工系學生對生物與化學專業知識的學習路程。此外，張文亮教授也是第1屆臺大生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，且擔任了7年，接了許多與生態工程有關的計畫。張教授始終抱持著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態度執行研究計畫，堅守原則、保持超然，更以培養後進的老師為目的。

張文亮教授談到生工系的未來，直言未來會是「斜槓時代」，時代改變很快，鼓勵學生成為管理者，而管理者來自於某個領域的專家，但若只是一個領域的專

家，恐怕很快會被淘汰。在生工系就讀，看似讀了很多不同的東西，但只要認真學習，將可能成為優點，因此，在生工系多元的專業訓練下，能夠培養出用多元角度看事情的學生，很適合成為未來的「斜槓人才」。張文亮教授以自身經歷分享，不論是在大學修過不少跨領域的專業，在臺大任教期間也在不同科系及通識課程授課，張教授笑著與我們分享，他在美國的水文學老師曾跟他說：「你什麼課都可以教，除了生孩子。因為對於任何專業，做學問的方法跟預備的態度都是一樣的」，這就是張教授所秉持的信念以及什麼課都可以教的訣竅。

「教育實踐家」是對張文亮教授最好的敬稱。張教授曾經因失去一對雙胞胎而差點走上絕路，當時正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時，正巧與自己的學生相遇，頓時領悟自己還有未完成的任務與使命，之後憑著師母的鼓勵從寫作中找回生命的意義。張文亮教授除了是一名老師外，亦是屢獲教育部國家文學獎、金鼎獎等獎項的文學作家，也曾獲得科技部吳大猷科普著作獎，更是國語日報專欄作家，這些看似無關緊要，但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寫入教科書中，成為少數的活人教材，卻是作為一名老師最具影響力的地方。身為一名教育者，最快樂、最具影響力的事就是去做無法被評審出的事情，如此也比較不會汲汲營營地去追求名利，只願做個快樂教學、快樂研究、快樂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快樂老師。

張教授活潑與風趣的教學風格，是學生們對老師最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造就他獨特的教學風格源自於過去大學重考那一年的反思：「為什麼優秀的學生考不上大學？」張教授笑稱自己是個問題學生，也曾經與老師起過衝突。在教學過程當中，常在問題學生身上看到自己，體認到臺灣教育制度的醜陋，並鼓勵學生不要被扭曲的教育制度給犧牲；張教授從不比較學生，而是透過「欣賞」去發掘學生最獨特的好，學生找到自己的優點之後，便會很努力地往前跑，甚至讓人追也追不上。受到系上金城教授的影響，張教授在外演講從不拿演講費，只要求演講單位多照顧生工系的學生，若學生不適用，也一定要告訴他，這樣才會知道自己訓練學生不足應如何做改進，而至今為止張教授只接到外面單位對生工系學生的稱讚。最後，張文亮教授期許生工系學生能夠節省批判與抱怨的精力，多做有建設性與正確的事，並珍惜擁有的機會，去幫助需要的人，更鼓勵學生走入偏鄉，

為偏鄉學子進一份力量，並從中創造自我價值。

關上大門，張文亮教授的退休生活依然精彩且充實，帶著使命繼續當一名快樂的老師，教導特殊學生，樂於走入偏鄉地區，扶助地方弱勢團體，傳遞個人專業知識與分享生命經驗給更多的人。

2020.7.21 於永建生態教育學院
